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
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
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臣之義固嘗聞
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爲給
士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未矣及
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
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
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
汗耕稼漁樵以自爲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

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襄不遭寇亂汙節未彰君子
蓋亦有不道者况至此哉故余觀是圖而於維深有感焉嗚
乎使維終始於朝川徙專藝之功以求道移進取之力以自
修縱無補於時又豈不足以善其身哉然則觀斯圖者亦可
以有所懲矣

書九歌圖後

貝瓊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晉易周亮復者越二十年
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掖之而
從以玉女一舉旌一執篋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太乙有
牛首人身者執大纛飛揚掩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
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飄若驚鴻欲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
班班者湘君其後風裳月佩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
也一叟髯而披左執卷二從者俱雅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
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
司命也裘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龍
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鍊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
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
出亂山林水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
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矚之是
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竒偉者有枯槁憔悴
者有綽約知神仙者有詭恠可怖者有劖而墨者旁見側出
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
賞之不趨金玉而先左丞王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哥之辭
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刑楚

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群厥始然太乙為天之貴神司命為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星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為朝日之義亦豈間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為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糅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徼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為辯之于載之下心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鬱無聊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今叙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腐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拜其象而忘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攜李貝瓊序繫之以歌曰

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為樂且康豐隆
儵忽周八荒鬼塞大燾蛟螭黃上台同命中文昌斟酌元氣
調陰陽福我以德澤必殃下招帝子隔瀟湘蒼梧九點山蒼
蒼陸鳥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神人瞠目鬚鬚張長
弓白羽射天狼水僊胡為宅龍堂九河既阻不可方鼉鼉出
沒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濕啼幽篁叱鼉鼉十身
盡創魂魄欲歸道路長吹蕭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
神來不來何渺茫

書節婦施氏卷後

王景

嗚呼周之閔睢德化至矣故野有死麋能以禮自防得于常也衛之流風靡矣而栢舟能以死自誓得于變也常固衆人之所能變非貞烈凜凜乎不可奪者不能也元之政亂政也妻母內嫂彝倫敦天理滅甚于衛矣而會稽張婦施以二十五喪所天鞠三歲孤以節操自全其高風貞烈賢于栢舟多矣

天朝旌異之典行節婦有光于千古也宜哉

書蜀府贈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詩後

昔賈生嘗言于漢文帝曰廉恥節義以治君子僂辱不及大夫終漢之世節義成風下逮唐宋臣下有臯止于貶斥覃恩賜者必量移內地豈徒然哉如天之德均被枯朽故也

皇上德竝天地旁招英俊聚于京師爵之以官任之以政以闡文風以濟元元以幸天下三十年于茲矣然沾濡德澤終始垂眷未有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先生若也先生以某甲子召入禁闈歷中外所言無一不愜

上心者前年坐免典教滇南

東宮憐而老之賜以白金若干鎰

皇上東宮之所以待先生者即賈生所謂節義廉恥以治君子者也先生涉淮滄汴驅馳梁雍之郊以達于蜀

蜀府現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禮有加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以夏亦夷漸之摩之高膏之煦之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明年景彰至滇與觀教章伏讀再三感歎無已蓋先生之器宇表于朝廷之上而

親王之文藻麗于殊方之外鸞翥蛟拏珠明玉瑩豈世儒未
學彷彿其萬一哉嗟夫士大夫當流離顛沛之餘遭

皇上寬仁之政孰不思奮身捐軀以自潔雪然卒未能者去
天萬里自新之忱無繇瀝也若先生者 聖眷日隆中外屬
望又豈特量移內地之比羽儀 天朝行有日矣柔兆困敦
日南至王景彰跋

讀李斯書

王達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蓋正者必拂其心邪者必順
其欲順其欲烏得南史喜拂其心烏得而弗怒此君子小人
之言所以異也五嘗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
皇之爲人可謂虎視四海者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
客者何也此斯之所以能順其欲也先誇人君得客之福如

此失客之患如此所以啓之也然後以富貴珍寶炫其志音
樂婦女鼓其惑所以啗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去
八九矣李斯至此當如何哉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今逐客
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
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盡矣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
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者矣先啓之以重其听後啗之以
滌其疑終懼之以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
易入於人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宜乎不能入
也嗚呼

跋戴元禮仁義卷

董綸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

太祖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 輦出御右順門

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 敕付獄正其罪復進御醫
臣戴元禮至榻前慰勉曰汝有仁義無與汝事慎勿恐臣元
禮頓首而退

帝卽還內後十有六日遂崩
今上卽位以

先帝之意拜臣元禮為院使階奉議大夫今年 遼王來朝
京師臣元禮告以故 王為之歎息乃書仁義二大字以紀
異恩昭明訓示子孫而俾臣綸識其事倫識惟仁義之德至
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君臣非此則乖父子非此則悖
兄弟非此則爭夫婦非此則睽朋友非此則絕事上不以此
則功不成使下不以此則眾不附身以之而後修家以之而
後齊國與天下以之而平治寧輯不可俄而違瞬而去也君
子所以汲汲以終身者全乎此而已眾人所以迷惘顛倒者
以其昧乎此故也吉凶禍福之報寧

忠簡公翰墨記

胡廣

先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李諭弟
二書無名中有叔此麓安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啟
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卽英彥也二書皆
是與之卽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者是也
末書中曰羅生者公姊子羅尚志也常從公於貶所曰九弟
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何以知其然公
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為俊臣無疑矣
第四書與七十四姪乃振文次子季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
監丞年兄者以家籍考之有與司理羅欽若通判方耕道寺

承陳剛中俱稱年兄欽若吉水人極博學誠齋謂當時備碩
問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疇通守武岡有平寇攻紹興
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譴後守李若樸言耕道與先
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啓賀先公得賤
差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爲尼以歸其喪觀三人始
終未歷提刑此書非與之者三君子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錄
甚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
四百五十人如王詹事龜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
元不可必其爲誰姑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
旣書而未迺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藁故多
兵亂喪失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僉憲廣西融
州真德巖有先公封事藁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

本未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爲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爲一卷朝
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季光日月萬世之
所仰望豈子孫能爲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生氣
爲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爲
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
上於德壽宮閣上治墨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真
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
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
批材汗者朕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裱於乎公之翰墨在
當時人君敬愛之尚如此而况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
馬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畫像但喜寶其祖之字蹟以爲字
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卽見其人予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

爲心卽賢矣誦斯言也則先公之欲後人之寶其翰墨後之
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爲心寶之敬之母違
先公之訓也

書劉氏族譜後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初學醫遇異人飲以
酒大醉及寤洞達醫術治療通變病者遇之無不立起人多
師尊之所撰著有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病
式行于世當時有名者如考城張從正皆宗其學故今言醫
之善者則必曰劉張云吾邑劉日昇其父子兄弟皆能醫一
守河間之法間出其譜系示予謂爲河間後於今不知幾世
矣尤不失其家傳河間之澤遠乎哉余觀世之人有高明望
父振耀於前或未數世不能守其世業者有矣日昇之於河
間久而不失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因書此于後以歸之
俾其後來者知所勉云

書文丞相傳後

廣集盧陵先賢傳恒疾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史
臣爲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抵牾鄉先生前遼陽儒
學副提舉劉嶽申爲丞相傳北國史爲詳大要其去丞相未
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爲多又必參諸丞相年譜
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
旣以刻梓後復刊見嶽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夏伯時亦以
鏤板於是嶽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
廣竊觀二傳詳畧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爲一中
主嶽申之說爲多拜取証於丞相文集芟其繁複正其訛舛

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並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而言獄中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爲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噫丞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與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敗劬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主以饗富貴其視丞相斯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齒齟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竦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北年以來若成凋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疎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寔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瞽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爲僭也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楊士奇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又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 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右二詩前 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一紙悉識以 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為寶率持去其子黎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為卷以臣士奇 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 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麗焉潛卒後七

年 宮車上賓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 寵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動獲觀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朱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于融州真僊巖刻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瑋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兩府會志書見豐水志按范瑋事云為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史之胡之遂又誌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

嘗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虜陵胡氏揚氏嘗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題宋歐陽澈謨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高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紉言而議何充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懼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為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諸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通鑑續編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桎子經著刻相今在蘇

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為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為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義農以前遐哉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桎嘗為之幸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倩王亦著此書木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跋四十二章經

佛寂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為難彼固

歆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何也

題崇恩堂卷後

楊榮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論齊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彞賢其榮名厚祿可謂與天地相爲無窮者歟我

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爲眷厚其祿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

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仁宗昭皇帝卽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又兩致

緡禮多儀具著爲令彥縉如唐卷遇以謂葆宗之盛莫踰於

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

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雞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

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况其子孫乎况

帝王於先師之儆乎昔唐肅宗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信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信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其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期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信之知所本乎異此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爲

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爲書之以系于諸作之後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
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蘭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
樊噲忿鴻門之背盟長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
嘆管蒍之朝隋楚騷悲葉施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
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
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衷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
辭者歟衰溫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
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
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昔與戮同于以

識夫擢之罪當致顯戮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烏乎褒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褒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妒嫉僅至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哀集成卷鏞之子奧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四皓圖跋

胡儼

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為屈辱因高帝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為太子助此四人亦憐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為子直黨以拒父也愚以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壁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為商巖之老則余不知也

書袁廷玉傳後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之偏皇陶之削爪伊尹之無須藥周公之斷鬻仲尼之蒙僂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穀豐下而有後伯石越椒俱對聲

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
班班矣苟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
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知
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呂公管輅袁天綱之
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
袁廷玉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
時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俗
退休于家其子思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撰
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
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輒念之為之反覆
化道斯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
心改行者甚衆然歟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中
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
因勢導之以善千載之下求之廷玉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
廷玉言棄咎而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
可乎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文尤
好畜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貴之多寡
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曾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
外集知以為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外集蓋板本大字上
下邊幅最高闊曾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文手自補
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

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
滿其邊幅以爲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
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
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
而全之爲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爲難
得因取而備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
蔡玘已爲之鏤板而建寧書坊又爲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
與之竝行也其後予官大學居京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
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
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死其集遂亡焉予又爲之往
來惋惜不已也李後復姓胡出爲松江華亭丞集藏于家有
子患風狂疾其存亡不可知李今又已沒則其集之流落散
亡也必矣予不意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
本所錄蓋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錄此以爲全集所寫雖未能
精善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鄒氏家奇書又後五年予
再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
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
蓋尤爲至寶之物既珍襲而秘藏之以此錄本既得之不易
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拜予之
所感者係焉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
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陝州時以
事逮至京事不白公卽爲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

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川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啓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卽命拔去之池水爲之赤怪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輿肆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爲之傳甚悉於乎示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誕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旣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猶傳此異事事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於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鯉舉於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爲仲啓墓銘讀于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梁統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良良生毅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毅齎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卽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某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大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皇上卽位之明年纂修

高皇帝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事畢拜江西叅政旣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

皇上欲數知

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文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

藏于家云

題羅氏承恩卷

楊溥

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奇嘗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永樂己丑

太宗皇帝北巡命

皇太子監國留公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爲民公顧其子尚幼而母夫人墳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仁廟乞留京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徙辭意懇切

仁廟憫之遂以京給公併開羅氏軍籍於是母夫人墳墓有所託而羅之兄弟子姪得優游田里是皆

仁廟之賜也今年春京自西昌來省兄會晤之間感念疇昔

謹請述其事之本末以示不忘公嘉許之復屬予識於後嗚呼

仁廟之恩博矣哉臣溥嘗備員洗馬竊見監國時裁決庶政務從仁厚以煦邦家蓋將使天下蒼生咸得分願况近臣哉公以文儒居輔道竭忠殫慮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恩遇之隆爰及其家固有以也及

仁廟正位期年深仁厚澤覃被萬方禮樂之教垂裕後世而公寔以保傳之重兼論議之職其所以顯相邦家以廣利澤其惟善推此心也哉哀篤念國恩不忘所自亦羅氏之賢子弟也用世厥家以圖永久尚慎旃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

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皇帝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讓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贊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微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搆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避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負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
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
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
云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甫家傳後有元文
宗時龔璠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子敬云公孫彥啓以
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采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闈不
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
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爲學士制使何不立附
傳于理廟實錄後乎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
弗附耶抑史氏失職而失附邪元初董文炳命李鑿取宋實

錄等五千冊比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何弗錄邪元累朝
欲修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
請始詔修之命素兼傳至宋兩都訪摭缺遺彥啓名迪公四
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比晉符姚
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時止誼僅比陳
壽三國志為三史廉夫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郝
經伯常張樞子長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錄若遼金則陳桎
子經通鑑續編已大書宋諸帝爲正統而分注二國記年於
其下矣嗚呼夷狄入主中國實開闢以來非常大變迨我朝
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累洽有以宋
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貳
令方持傳求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缺文方當考訂寶藏俟

時以獻

晦庵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檜家在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溫州捨田蓋是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已乃令徐壽論鼎子汾與宗室令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也曰誰其弱秦者呂頤中率賓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檜舉朝悉秦之人每事與高宗爭勝而鈞言水漲詔遂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未待高宗應便改除之繇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其勢湏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謂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勉防檜逆謀豈非徘徊漢鼎之旁之驗乎若檜之外黨熺墳堪其滅濁淫黷奚足道哉

題顏氏三節婦傳後

王直

右顏氏三節婦傳翰林檢討張先生伯顏撰載節婦死事甚詳嗚呼誠可謂偉烈者矣予於此而有感也古之王者其德積於身充於家而達於邦國故當時被其化者雖婦人女子皆明義守節卓然有不可奪之志觀於詩之二南可見矣後世風俗之厚薄亦視其君德之淺深非可以苟焉者也元有天下幾百年以夷狄之風易中國之俗而夫婦之倫尤為大壞其平居逸處不知有別者多矣况於喪亂之際乎獨當時

士大夫家詩書傳習之久確然不爲所易然亦鮮矣有如顏氏三節婦者豈不誠可尚哉嗚呼天下之人固有道之以正而不從者矣况可以淫僻道之哉此予所以有感也善化教諭敬守節婦蕭之子也示予以此傳故題予之所感者如此以深見節婦之賢也

題赤壁圖後

王直

東坡先生謫黃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遂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率償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絕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足道况李定輩邪先生雖爲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清忠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臭腐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予於

定輩亦云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於天則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爲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託幸矣况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後國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棄於貧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佑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爲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又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亡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

用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
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困於兵
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稅雖成於王方
贊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贊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
利百三十四年高宗立國於此民思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
亡蓋由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
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盛蓋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爲
宇文融皇甫鎛之徒其尚監于茲哉

題卻封禪頌藁後

右卻封禪頌藁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作也昔
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
盛隆則必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

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

聖德神功古無與倫

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感時命禮部舉行之

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
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
爲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不
行之美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爲百王之明監
作此詩以獻

上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
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
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是爲說此爲邦者所以遠
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醇懿心術之正大可見豈獨

文章之雅膽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婿尚寶丞宋懷以此
亮示直直世是公將知公為深故題其後如此懷其永寶之
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九

題跋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陳敬宗

此貢泰甫為戶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進元至正
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
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
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
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
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
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汨汨如
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為之主且欲原功察
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

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爲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喜接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卽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菴上虞人今其孫澤爲刑部郎中清謹自持克先德又以見仁人者必有後矣

題米芾遺墨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爲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勵而不蕪字以規矩爲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有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爲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予題故爲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後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晦菴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荆公之急迫正相反其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畧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有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虛溫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於警察涵養之功也先生上承列聖道統

之傳雖一書劉猶足以師法後學况其大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承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大史所書秦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叙仲子彥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尚當為人所愛重况極其妙而為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欽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迹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溫然端重似莊人雅士王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時其用意之筆豈可既觀例論哉宜為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嫻於書敬誌其左以

後識者云

書龐魯公書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蓋其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龍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且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築點者矣魯公銳然甲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

既乎史稱曾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書鄒浩傳後

周忱

予嘗奉 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疏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毛髮森悚又見當時有陽翟田晝監京城門見浩因言得罪告之曰使志完體盡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彼海之間能死人哉及浩之南遷人莫敢顧而宗正寺主簿王回獨斂交符錢為治裝且辭

安其因事覺下詔獄御史詰之即自服曰實曾與謀不敢欺也是三人者在當時相友善皆以氣節自許距今已三百餘年聞其危言讜論凜然若有生氣其忠肝義膽且與日月爭光可也浩之裔孫今為常山主簿出史傳示予因書田王二人之言以附于後使觀者知浩為忠臣而晝回在當時為益友也

跋宋高宗手詔

金寔

大理少卿會稽呂公家藏宋高宗親書手詔一通蓋起其上世忠穆公願浩都督潮湘八州軍事時書也呂公謂予曰吾家寶藏先世所得宸翰迄今且十世洪武間宦江右書帙散逸因而失之夢寐不忘者二十載今吏部郎中盱江鄭君購得之民間以畀升乃謁以緗素表以蜀錦韜以丹牘名公薦

紳各有題識將以傳之子孫惟思陵翰墨妙絕當世今人見其石刻尚知寶愛况先世所得真跡寶之當何如邪世人有癖耽玩好者見人古書名畫輒起覬覦或以計取或以勢奪必欲得之不顧義之可否者往往有之鄭君於此必求其子孫而歸之使不失先公之宗器而傳家之文獻足徵忠厚之心過人遠矣故獨表而出之若夫忠穆公匡國事業與當時用事者之是非則有縉紳大手筆論著矣何敢復贅

跋時苗留犢圖

陳璉

時苗留犢事後世有以詭激之事譏之者有以激世之病而與之者衆議紛然靡有所定逮元有以其事聞于世祖世祖曰彼在官得子亦肯留否斯言一出苗之心衆之議始判然矣壽春守武昌王君廷傑初守宜山秩滿將入覲或以留犢圖贈之後陟是任論者謂斯圖爲之兆或謂出處有定分事之來會有適與之同予則謂不然廷傑才識過人所至有聲爵祿之來有不得而辭奚待徵諸物而後知邪此圖筆力精妙雖非李龍眠真迹亦自可重也

題襄城伯弋獵圖

林誌

右近畫弋獵圖前而發蹤指者一人後而以鷹犬俟命者二人其三人執矛挾弓矢狀若聽要束而趨者雙鬟三人待於後如相偶語者其中一人爲尊貴者衣冠似晉宋人物而其氣奔奔然顧指左右似無當使令者一女奴短髮被肩從之而顧臂鷹者若聽其言然不知其所出也予意其爲梁曹景宗之事乎景宗少善弋獵其樂至於鼻尖出火耳後生風令人忘生迨其貴也恥坐車張幔如悒悒之婦人此其習猶何

如哉後以位崇折節頗悔所爲不免時從女侍縱觀以適意焉耳夫弋獵之好有耽之終身而不已者故雖程伯子蚤志道學亦喜弋獵及見周元公自云此好已絕而元公獨易其言未幾果動心於射兔者况於景宗輩乎然景宗之悔以其貴也非如伯子之學以克已者也然其鍾離樹蹟隱然爲國長城光華賦詩文士爲之屈服予乃知豪傑之士不爲則已爲之固異夫人也哉此圖之作意亦有謂矣或曰是爲虞箴也好田好女之詔古者羅氏職焉故畫工合而圖之其中而立者乃惕然於僕夫之告致鹿之詔乎餘不能必其是非也姑兩存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定之言遂于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卽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卽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旣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爲屢省之助云

跋蘭亭遺事圖後

周叙

右唐蕭翼詣辯才求王右軍蘭亭真蹟圖者吳興錢舜舉所畫并題今刑部郎中許君某之所藏也蘭亭蓋右軍得意之書歷世流傳以爲至寶辯才尤寶愛而秘之太宗政事之暇留心翰墨酷嗜右軍法書而尤慕蘭亭求之不獲卒使翼以詭道致焉其用心之勤何如哉予嘗謂辯才以衰老之年秘

惜此書不懼禍患切身且既沒之後將必付他人而有之其可謂愚矣而太宗以英明之主已用計得之臨終猶囑其子以從葬昭陵其愚不亦甚焉善乎歐陽子記菱溪石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予故書此于卷末以爲玩物者之勸

讀舌民書

李賢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哉凡爲君爲臣者不可無此書而爲守爲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奈何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以傳視此反不挂意蓋不知當務之爲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節嘆賞也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蓋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強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爲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爲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爲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爲乎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大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總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

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丞民第一章至第八章
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
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吕和叔贊房玄齡杜如
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
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
先總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替也先分言而後總
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
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別求其人以甫為穆
王時甫侯作呂刑者又以為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
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
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旨

讀汲冢書

周洪謨

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踈迂無百篇渾厚沉雄氣象密向
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
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
非常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
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縣諸太白之
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玄鉞縣諸小白之
旗又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讎也武王奉行
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
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讎
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

不取秦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
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
言成周之會島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爲奇也而
召公猶以爲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
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
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
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
事則不可也

